

消耗品

南方壺

中國讀書人承擔的責任是很重的。十年寒窗已經夠辛苦了，還要憂國憂民，隨時念著蒼生。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，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史記魯周公世家，周公誡其子伯禽曰“我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”不得片刻自在，連洗澡吃飯都要屢被打斷，獲得什麼呢？曹操在短歌行裡有“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”，對他頗推崇，言下也頗心嚮往之。史記裡記載，武王崩殂時，成王尚在襁褓之中，周公惟恐諸大臣會有欺新王年幼而反叛，遂代成王攝政。兢兢業業，一心為國謀才。但因身為攝政，大權在握，難免招忌。他的弟弟們散布流言說“周公將不利於成王。”約兩千年後，白居易有詩曰：

周公恐懼流言曰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，
若使當時身便死，一身真偽有誰知？

看來要天下全部歸心並不容易，而身後被拿來與王莽並提，真有夠倒霉。

高臥隆中時，自比管樂，劉備請出他後，有如魚得水的諸葛亮，在前出師表裡，說自己因有感於劉備三顧草廬，“遂許先帝以驅馳，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勤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”讀書人掛念著國事天下事，遇到知遇之恩，可以一展抱負，常就拋開一切，許以驅馳在所不惜。後出師表裡，還有“臣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”，真是悲壯。我們國

心在南方

歌裡也有一句“夙夜匪懈”。西漢匡衡因家窮借鄰居燭光讀書，“鑿壁偷光”的典故便出於此。鄰家尚有燭光，顯然並未讀到太晚。而為國效命到夙夜憂勤，未免太苦了，氣也不會太長。且看三國演義中，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峙於五丈原，司馬懿向蜀方來使打聽“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？”使者誠實以告“丞相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。所啖之食，日不過數升。”司馬懿聽了對諸將說“孔明食少事煩，其能久乎！”每天吃數升是多還是少？我們拿廉頗來做對比。根據史記，廉頗為戰國時代趙國之良將，大破齊國後被拜為上卿，以英勇聞名於諸侯。其後趙國數度受困於秦，時廉頗已老，趙王思復得廉頗，廉頗亦思復用於趙。趙王遂遣使者去看廉頗尚可用否。廉頗見使者來了，“一飯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馬，以示尚可用。”反觀可憐的諸葛亮，日食僅數升，豈有不油盡燈枯？出師未捷身先死乃為必然。他離家前交代弟弟要好好照顧田畝，以待其功成之日即當歸隱的願望，也就無法實現。

公家物品有消耗品跟非消耗品之別，文具、碳粉、燈泡等為消耗品。消耗品乃用完即丟，不必列為財產登記。傢具、圖書、儀器設備等則為非消耗品，要貼財產標籤，註明購買日期、保管單位。儀器設備等非消耗品，按類各有使用年限，過了年限可以報廢。所以非消耗品也並非就一直長存，只是它們可使用至年限到了，而非被消耗掉。我們一生中所擁有的時間、金錢，都是消耗品，不是花在此處就是花在彼處，花了就算，一去不回頭。有多少錢就過什麼樣的生活，對大部分的人，薪水若少一些，譬如說打個九折，日子還是照樣

過。幾年前開始實施周休二日，自己能掌握的時間多起來，但一陣子後也就適應了，時間的空格迅即被填滿，也未見比以往輕鬆，事情一樣做不完。我們已未擁有太多非消耗品，是否還要將己身也當做消耗品呢？是否自以為竭股肱之力，盡忠貞之節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因而以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地自賞。其實熙熙攘攘，眾人皆醒我獨醉，別人眼中的你，早已淪於送往勞來斯無窮的地步。在不知不覺中，你早過了賞味期，成為消耗品一件。

前面提到趙王派使者去打聽廉頗狀況，廉頗雖自覺寶刀未老，但因其仇敵郭開“多與使者金，令毀之”，趙使遂還報趙王“廉將軍雖老，尚善飯，然與臣坐，頃之三遺矢矣。”矢就是屎，使者被收買，以片刻間如廁三次，突顯廉頗身體已過了使用年限，趙王一聽當然就作罷。雖為趙國名將，一旦年紀大了，還是被糟蹋，趙國使者指稱其已可報廢，趙王就信了。

孔子是很推崇周公的，在論語秦伯篇裡，子曰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。 ”但周公仍免除不了流言，他的弟弟管叔及蔡叔等還是反了。諸葛亮即使鞠躬盡力，興復漢室的願望，終未能實現。真是如韓愈所說：

人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飲奈若何！

以周公為鑑，顯然不論怎麼做事，總有人滿意，有人不滿意。因此與其戒慎恐懼，顧慮太多，做事時綁手綁腳，還不如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，不用太在乎各種流言，下場反正差不了太多。另外，像是夙夜憂勤，甚至以心為形役，也不足效法。因如諸葛亮的才智，且遇到能“寄臣以大事”的明主，都不

心在南方

能長久，何況素質驚鈍的我輩？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，審時度勢，不用待酒店關門才想走。宜效法陶淵明，提早醒悟：

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？

以歸去來兮做為謝幕辭，在田園將蕪之前，雖功未成亦可歸隱。

莫嫌孤葉淡，終久不凋零。既已離開田園，如何才能擺脫成為消耗品的宿命呢？這可真要有點智慧才行。(94.04.12)